歇菴集

歇庵集卷之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門生喬時敏校　友商濬　弟陶祖齡　閱

序

壽少師賴翁尊師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先一歲門人竑等守官輦下聚而謀所爲效萬年祝者厥塗靡從會胥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竑

等相率醵金布幣南鄉拜投辭於望齡曰竑等疏遠茲以爾質往爾舌頌爾手足抃舞惟三百五十人伻于予身爾行勉之望齡於是稽首颺言曰於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蓼蕭其所稱引岡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觴錫燕交相賡頌因遐想其君若臣緜福受祚眞有若是其盛者及覩殷之二宗享國長永至五七十年而其師保之臣若伊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

大國家醇醲之運積而後發若殷周盛際康熙絫
平醞釀宣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感相協以道
而交履盈運年壽祚若相景附天所贊也然則
詩人所云匪虛也哉我　肅皇帝多歷年所久道
成化聲集統於　今天子衍萬年曆庶幾於殷二
宗其間寧有黃髮之佐保乂孚和備齒德名位之
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
入筦機務五六年間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
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

或以為公托獎既久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日謝
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
足以徵重身退而言遂見庸　上惟重公故休假
之以成公逸由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
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
祁公既歸閒閒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
恩眷無改舜新法行輒曰猶手疏行至夫夫措而
隆寵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
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藎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

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靖實錄
大明中天之會舊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實
與循之其壽登康寧享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
異之哉蓋嶽降申甫星應留鄴後神引瑞以言公
壽公所吐也後承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
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恒運臣主貞符推原於天而
本之若上其說大而有據近經而非諛或與我公
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二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幺麼咸若
訓典合德之厚或驕以玩養暨牢豕醉狂奔嚙時
則島夷戍卒之儆並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
於宣王而玁狁蠻荊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
典之美有光而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
耆定之詩人所為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
覽厥旨新田菑畝則農官田畯之職試干伐鼓又
訓齊教練之事初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

淛東南之役也事固有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
處堂皇之間而決勝萬里之外者孰知夫耕穫之
衆侮朱芾之折衝伐玁狁之爲威變荆也哉維我
明郅隆則亦有虎臣秉憲纂戎爲時方叔若我師
大中丞江夏常公其人先是廟買來告倭謀也海
外旣渺莫一夫口唱莫可馮決多以承平久戢必
不敢越溟渤有所窺望公獨曰吾可恃其不來哉
練卒補乘築塹寨險若敵已至數月有銳師萬人
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且老

公不勝嗟噫曰夫殭竟有遠與邇誅叛逆洗國恥
拓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
叅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熱重繭百舍
靈旂甫指賊壘遽壞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
焉斯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暇
禍稔於君瞭與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
無事以笑忠計者也昔之職惟范武子謂宜備蘇
峻之亂忠若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蒙自擾
之疑而勤遠又若代人受禍並衡鄰難者以應疑

我公公亦逆覩議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績竟功顯而始怍服推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勛詎爲知公者哉衆犬之獰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闘我屬闘倭倚賊而張我於禦倭必瑕矣倭得氣必轉而旁掠閩浙公計以欲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滅而我士氣生長百倍倭未入而魄墮不殄絶必走亡匿勢必不敢以寸鏃犯闘浙是我僇巳叛以絶未來收功西垂而固圉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其爲浙也

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討西寇其爲浙也陰而取效徑蓋公之策最深心最苦而昔者亦最多至今言而稱浙師之功於關陝者有之其知是役之功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勳之日我公壽降適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侑之辭曰者方謁公公引鬚示望齡曰別來無幾此盡白矣望齡曰黝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忠與勤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齒則老而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强仕齒與謀皆壯

誰若我公者豈敝不敏猶將著之歌謠以附采芑之義公其許之否

壽鄭崑巖中丞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材力而不知有學賢聖淪隱處卑位抱遠跡世不察其所以言而務循常遂以道爲虛設無用之號而學道者爲非貧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君子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下

乃謂有妨事之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為廣大濶迂而難用道用則聖以濟事則始置焉久矣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憫之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行之者漸明之而已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將衰也柄匆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微亦然唐虞而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矜繩者不言道而言者或非其人

柄之蕰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顯功白譽豐材偉節當世之所信服之闇然而通造化由之夷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以奇偉磨博燀赫無前之名而談易簡冲夷之旨天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陽明子之所為藉顯也於戲古功名材藝之士衆矣吾猶以為功幸而材偶道致其功者常也

學成其材者符也功信其所秉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夠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雪千古聖賢闊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歧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為烈吾故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弱侯游知崑巖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　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旄節數頓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務

其修村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生不處也其守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凝乎無得矣而猶歛乎其似波也其詣微其懷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非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竟吾學公等少壯嘗力勉之望齡蓋聞而僂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疎趾滋世疑謗先生精心密理深造而顯行既足以苴塞末流玩脫疎罔之弊材名修節載而明之又有以闢世俗之喙鉤

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明年
春秋六十李將軍如樟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
夷狄勳著邊陲者俾譎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
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淺切著明
之教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廣
則道益崇望齡雖退偷得竊聞其廣大者以卜先
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曰書之所與日者亦願
先生之終教之也

嘗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新以捷至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斝襍遝嘗是時公功名甚都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七十邑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不給而公顧勞苦甚貌不自怡沃者爇萁者素嘗攬其鬚示望齡曰此遽爾矣既解兵柄歸休武昌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勣著於南北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

之感然登齡同門生毛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貌
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衖雨則著高屐行
泥潦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道而過不知其爲公
卿也葢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適如
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昔馬援南征覩飛鳶跕跕慨然懷少游
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籌畫目營四方忡
忡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忘武昌
江山之樂哉顧功業名指顧而就其憂樂固不侔

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於是始得
捽頭而歸如捲弛桎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
名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所已弛已脫者
加公肩縶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妒與毀者
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
復蕘蕘者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
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
苦形疲精若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巳者

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書
讒口公之巫覡桃茢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
而逆其優閒清淨之福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
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毁而莫損於
我譽者也公且居暇考祥夫損獲益奚直等觀齊
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齡辱夫也無尺寸長暨功
名以酬公知於　朝姑從公林野會嘗發諸同年
生猶以祝詞屬之喜公之得全於毁譽考樂康無
窮也又自喜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雖

幸有毀者而不勝譽將無後慮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非封翁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樗蒱漁榜聯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欵乃紆咏斯言若浮湘江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有道君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沙餌之難老而其獄衡也爲朱陵太虛之府石囷方藥好奇者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在楚之南南方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

大盛於丁天官書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之地其人多耇壽或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之老雖至爲神仙名泯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鹿門隱士謝機事而賓榮名聲光煜然百世而下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君子所以壽考永固者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湘州隱君子也先生之行以絕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若水趨壑若賈趨虛時討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愆所疾苦而嫗燠之善貸而不匱有班言凜色而人不尤皆曰爲儒

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乜所拔癧痹趨身所辟樹襲兒畢戶廉廝應蓋余從其嗣君令宮諭得金游閈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三日爲先生六十壽辰而得金挑經書宮方居中柄用無以奏觴於庭其鄉人夙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廬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金之友問先生之風如望齡輩亦雕不效觴以遥致其祝曰先生其殆已發囷得書獲所謂星沙雲母者而煉食之與其餘瀋賸液且托於刀圭焉以蘇其通國之

人而何有於一身哉顧或能而弗爲則有之耳吾聞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而修以致用恬而智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事也儉而修故內安于孫而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龐氏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猶無取焉而况栝癢服食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儀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適眺嶺翠而顧潭光鳥語魚行烟歌襍笑嗒然忘章服在躬鐘爐之列庭內也人痒而痒人擿而擿痒解擿謝借其娛快用之身以壽鄉里爲諸其子

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非耶與得全生同庚于先君子叅癸不旦矣而尋之生也蓋晩今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有言願爲人兄人兄則事親之日長信哉信哉

壽張含宇方伯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

無所於歸酣豢縻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聞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瀕洛間而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源年七十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以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羨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嗇而稱慕之夫謝鄉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耆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

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為人物若單父者有矣轉徙流寓既無僻見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明興其居于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進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與講道德修觴斝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龐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羣公後輒自歎幸當明時生長於

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遘耶居數年而大方伯張公亦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羣少年驅馳異土爲大張氏自參議公迨大中丞浮峯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望高而實茂且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敉寧中外歸仰以愜情言之二者皆交出而公毅然高蹈堅卧而不肯起豈非

樂其土風之美者舊之多睠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充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要以公顯而始盛齊無君子斯焉取斯徵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袠者自少司馬王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童丱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秋乘蔡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秋馬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周見原先生偕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言予今無恆但以意至時爲率耳武陵桃源不識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爲無懷葛天之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爲古者吾其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貌温檢峻居于里閈油油然不知有齟齬覆蒙之俗仕佐二郡礎僚長吏隸如鄉人不知有諂訛凌許之態從爲王國右史事王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愾

不平之感所更明晦炎冷百易候而如平時也其
行于斯世雖巇險拒嶮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
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人與而問焉曰先生何
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所見世塗常亨人心
常厚如是而已於是問者歎息曰周先生其古之
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軌侶横民而表和節余曰子
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也世心之象
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衷不粹故俗有横民
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横而平之有未平者也臨

淩而爲高明汙而爲潔者此晚世之奇行非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其人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譸張變幻萌生而麗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常亨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殆吾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權藉以易天下也世今矣奈何胥而古之予曰予不見夫憂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卉木靡非欣榮廣衍遇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愴

者此以一念而為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
一念也夫人性一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
觀之無不惡人善人惡世今世古豈二子生異時
哉所見固然故鯤鵬天飛下無沆谷偽鶴晝瞑上
無白日世固多君子而小人信謂絕無世亦不乏
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非有術以易今天下
也謂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相判之物也居今
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之一轍先生息
機捐械與天下同游於胥庭吾故曰先生能以天

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十覽揆之
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里中人
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旣康於鄉將偕計行先期其
同年友醵金以祝予弟君彝與焉而來屬予爲辭
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漓
醇筞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比
於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
神淡泊有宗雷之雅好人或議焉予曰世界之說
豎而爲三橫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胥庭

以來不知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壤人物還置目前斯先生淳固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骨庭而獨凝於千萬億之清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疑也

壽尊師南洲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周盛時鬻子呂望嘗爲師鬻子九十望八十始顯歟於上迨其末季有李氏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

其徒而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傳焉降是
而有傳經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
迨其業傳而申公八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
伏恭桓榮亦咸以耄耋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為
老更何其盛哉蓋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蔑
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韜蘊理義之所膏灌有以
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
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
以無傳也久矣古已謝而後未至中緒之維師其

人其人者非有強固康豫之質與黃髮兒齒之壽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以易傳也天而愛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哉於今則有吾師章甫洲先生先生發歲與其二兒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兒者皆前後冣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教亦日益傳餘欬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𦆵揆時咸慕

交先生先生與抗談乎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贄來十四五年而先生年且大耋然體充而貌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所其言行足術而道德㝡焉者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

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遊仂之於是也必有以推剝困抑之於始必有以擁植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就其一身一日之幸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教不遠以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遲速名壽之有虧盈與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遁盈於此要欲以成先生之爲所願不厚甚也哉先生壯時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門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

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樊等設酒於觴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為辭者陶望齡也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袠八九者同時多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諸翁時相聚語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苶然侍而聽父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比暮散

去時惟耆年數翁耳竟未嘗坐明日復然亦終不言倦也然翁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醫家劬其廉類倍焉翁術既奇而尤急人之病早起遍視病家扉未闢也循門而入既徧始歸食每至禺中未嘗云飢餓口論心惟手煩足病從翦消瘕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閒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急人損其神以益人而神愈充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凡爲壽者果酒雞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

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釆帳頌美
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
尤異者邪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渡功
忘報市藥而忘貧負已而忘慽其至也忘人而人
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挈
挐絫聚族之人敖觴恐後又聚其貲以章之似有
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
也有疾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
報也居數年有疾而不瘳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

若獲罪未獲罪而不取藥吾曾索直於汝乎雖然未忘媿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而受施於坊局儼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其半也久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而不償則忘於是翁日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或面詰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急其標末不能需久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

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謂翁愛已未嘗敢怨也人之常情德則酬怒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則不見忘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忘者之所出也聚貴而章之不亦空乎璧齡於屬最親近視翁之詞不妄過於文猶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診足無較行陶氏子孫日飲翁施藥二三十年足矣若猶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徬其言爲文爲

綺所不敢也

送劉進士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囷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略我爲樹穀豢牛馬乳兒哺女虜獲之肉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恒其長吏又率武士獷悍蝮鷙刑斂無度取虜孑遺以搖其毒其民俗頗厚謹畏視上如虓虎目不敢眴盖遼左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

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關內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邊民疾苦者言者㾪默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使故將吏之意憚則驕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歸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卑遜小人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瘡痛之耀光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史其恣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

若山言樵蘇水討魚鼈於是上功簿者無敢詐諼列鎮者務收爪吻以和其民執戈乘鄣者無虛伍以姝寇寇所闌入無敢襃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伉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金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役禮闈事既竣書其名氏邑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八之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

勤勤於凋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庠名行已尊於鄉人又冗榮爵膴仕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侑以詞夫士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其耳有其矣患進之難進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疏禍未及於政也而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者馴弊者起疾苦有告扦閫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貲貴門者其人也樂其道

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繇是有蕭駕部者余未見其人以所聞與黃門甚合劉君有意黃門乎請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殿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術矣

壽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嵴觜滄淪之間如魚處濕蜂勝甘耳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驅馳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遊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

歸歸而頫仰高深趣新景闢輒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于敝氏之言乎非困苦而後適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雖予於交道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劘切再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深斂提之士掉臂而不我顧退而聰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魚雅雅相宥以過相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巉岨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倦游迺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顧復自

惟仲尼大聖也轍環區歟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懷於吾黨其稱宓子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况其汝汝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循江之族方大與歲丁酉鄉進士某衆南幾而其季某復用材儁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于因有以知其太公雩都君之賢雩都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於僎介君油然不屑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

大指率以厚曰而不見埴器耶薄者先壞故其子弟率廩廩退讓言動淳雅望之有敦彝之色予不佞引而歸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所邀慕空莫先於雩都君雩都君以玆歲冬孟廿五日爲七袠壽辰先是其二子皆試都下過予僑舍以文請會予得告歸來徵宿諾予謝曰有之且雩都君又予邀慕之尤者也其曷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胥庭之世與夫蓬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萬里之外而必不可得

予與君偕生於此泛清湛而眺嚴樾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員嶠者哉君之父子斷雕釋械忠敬而雖和斯亦家之吾庭也海上多神仙遂古之人多壽者君方日游壺嶠而居吾庭其爲壽不亦俊哉予既閒退從君游之日方永願君無少而舍我詔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敎史請焉

贈劉太翁榮壽序

初貞一劉族來長越之暨時望齡方田居有材譽靡然予詢其治狀心異之曰材者寧辦是後北詣

京師居二三年而蹔之政日來至耳其俗囂者波怗隱者膠解條刑茇長化以洽風其習最陋號難變者凡四事侯斵以敎令道以誠悃無幾時皆大革其故其水田下下防滮濊歲歲鮮入侯爲大治隄圩其厚皆可旋車也水暴至侯臨視決處手先掬土塞之縣卒係進民蹋赴卒乃靡隺隄成歲豐汙萊爲上田其爲治强力而毎有餘地明恕忠信誠心藹藹焉若春雲含膏冬日送暖盈而可愛邑子乃言侯蓋時與士言學學以不自欺爲本子乃

嘆曰吾固言材者不辨是也教宗道術用世者皆枝其偶合之耆與一至之氣雖間以集事而往往潰決不可勝數譬之山耕壚汎取給風潦非有灌溉源泉橰桔便利常行不敗之術也逢年適國事出幾幸而甚者輒有覆溺衝蕩之害三代以降泯泯棼棼不復知學道何事入官何方宋明一二大儒始昌言而致行之小者一邑大至定危難匡四方試輒奏效而流俗指笑以爲妖祥鵠的無尤萬矣傑之於是父子相戒爭以言學爲忌諱士生後

世非其朋友講習之功家世師承之雅夫誰信之行之而復言之乎予嘗聞矣有名父　先生者池之宿儒也弱冠學於其鄉吳先生聞陽明心齋之說精思力詣更寒暄併昏曙久而有契其燕處凝如也與鄉人處油油如也飾俗以禮報怨以德居九華山西人稱之曰山西夫子始來視壁政訟牒紛如爲不樂者數日謂侯曰平爾志靜爾氣勿與事擾勿與民爭吾去爾歸矣明年再來政大清簡先生乃色開神愉含然而反又數請訓告之然

後知矣所言道德大指與數政既民之術大抵皆聞諸先生者也予讀先生翻詞所深概於中者一所願正者一先生曰凡人把著是非遂稱率性而行此謂果哉何難又曰大抵事安率性然性有純處亦有偏處一涉做作即與率性者異嗟乎今之學者其縱意任情而號於人曰率性者亦多矣先生之言燈炬也鍼砭也此予所深概於中者也而謂性有純有偏夫偏者意耳情耳而豈性之謂哉先生亦有爲言之耶予所願有請於先生者此也

莊周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先生今茲六十學且日化望齡他日問道於九華之山先生幸有以詔我也

壽永寧公序

陶氏世牒二曰丹陽溧陽溧陽者長沙桓公系也其後爲淵明先生後世樂稱之故多本焉丹陽在吳代多顯者而人少犖述越其邈郡系所出安近取爲似而顧亦稱溧陽意嘗疑之及觀唐人峴者以爲遁名於時居北山自云彭澤之後崑山於越

未遑烏知栗里之苗裔無散居江南者乎雖然若宗之爲丹陽潯陽皆不可知也知其近者吾其台人乎台之譜曰唐世某公台守也家焉迨今七百餘禩矣而緒如杼絲之可引其居曰長潭長潭之陶當宋時甚廣衍後稍散析然今聚處尚數千家其丘隴故宅往往有唐宋遺跡凡台諸邑與並台而郡者其諸陶大氏皆長潭派也自譜學廢壤氏族同異皆不可攷或者近遺棊功之義遠傳於不可知之何人乎甚恥之行遊四方遇同姓未嘗妄

言講系辛丑冬見鄉貢進士不退於黃平倩坐上自言家本黃巖先世以武功爵官山東後徙滇之姚安黃巖台下邑其爲長潭陶無疑矣不退之尊公贊庭先生以經學崛起兩中會試乙榜司教和合理貴陽守於永寧其爲理若守率清直自遂政有聲若飛下而不上也竟歸奉其太公以老茲年太公春秋既耋先生與配董孺人亦皆六十壽而且康不退宦村藻游京師能盡交其賢者族姓蕃茂文子顯名於時於是姚之陶氏大著於南服而

不知姚安章安始固一本也於戲愍侯桓公之德洵遠乎何其久而滋昌幽遠而彌耀哉夫陶之在漢晉以徵侯丞相大司馬之貴光啓門閥可謂盛矣而後世若淡弘景沔峴顧多以隱德著開高風覺焉如翔鵠潛虬千載而下聲趣景附而彭澤令其最著所謂美盛而傳者不在此而在彼贊庭先生倔强於一州退而歸居放意六合之外此與彭澤令何異耶滇土清淑四時皆春秋田花徑足以供旦夕來觴上壽稱詩講易足以娛俯仰趣合於

昔賢而所遭遇之陶氏之多隱君子信矣夫古之賢者未嘗不欲有爲也進或難於苟同而退有以樂其獨故跡偏於隱隱矣意嘗在其後之人慨而張之吾讀靖節責子詩觀其志焉夫竟永寧之業以大慰厥懷是在不退悠悠洪源百川載湞在濱猶在越也乎於不退有餘藉已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藪澤湖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躍于物表其嶄絕崖壽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深居

無所寓其傲睨偪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耀無慕當世之澤而窺未褫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子者乎有人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怪處物至潔而亦不為湔灑自縣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轍而不知者以為鄉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若其心費其時歲有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傳後誠以自怡而已也噫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真儕之風亦隱矣而綠衛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救世之觀若予者淺而誦述之多不能中其實其

者小道夫道而近偶類焉者僅或與負氣近名者
異稱何其願敷予友方麓子真儒也予能知之能
名之而世未有能者然知之名之者偏海內方麓
子通籍四十餘歲任不滿再考人以為不樂官也
無所干請于人東腳之間不輕受布衣而糲食人
稱其廉提躬抱膻兼燭而起至老不解而人曰先
生勤于學訛釋六經紬繹汪洋而人曰先生之業
不朽凡所以願吾方麓子者皆當世負氣近名之
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異惟也

嘗試使即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於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叩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能叩之而鍾發詔之而淵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異也源停深收而方麓乎者與田父鄉老人矣蓋其緣飾剝落而獨以其眞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迹有止而樂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古之聖賢乃其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寻志道之久而少與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偕已七十自惟牵役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

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者然先生方髮鬒須丹神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豈勞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他道而可以告予者歟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為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為先生壽而歸諸吉士君予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為具言世俗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處之謂矣

欸菴集卷之六 終